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

十七史策要

前漢

七

肩山新刊前漢策要

前漢二十一

張耳陳餘說趙豪傑辭

耳餘說陳王請竒兵略趙地。陳王以武臣為將軍，耳餘為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度河諸縣，說其豪傑曰：

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以供軍費，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響應，家自為怒，各報其怨，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以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適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

廣武君說成安君辭

漢遣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下井陘，擊趙。成安君陳餘聞漢

前漢二十一

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張耳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雖蘇、後、蹇、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百竒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鬥，退不得還，五竒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竒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

隨何說淮南王布辭

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皆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万全。隨何曰：臣請



漢使之乃之淮南說王曰

漢王使使臣欲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事之必以楚為強可以託國也項王伐秦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歸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度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而與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大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強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留漢之粟深濬壁壘分卒守徼兼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也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且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或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欲使使臣進愚言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

荆通說武信君辭

通說蕩人也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号武信君通說范陽令

徐公曰

臣范陽百姓荆通也竊因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質公侍通而生也徐公拜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為公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懸人之首甚衆慈父孝子所以不敢刺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持刃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賀

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為殆矣。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為君計者，莫若以華車朱輪，迎范陽令，使馳為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反上走丸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二三十餘城，如蒯通策。

蒯通說信詳

韓信既立為假王，漢方困於滎陽，即以信為齊王，以安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皆漢不先微感信，曰：

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信三何謂也？通因請問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連手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爭先趨難，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心，秦而已。今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雒，阻山河，日數戰，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遠走死秦之間，此所謂智者自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以臣料之，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視當今之時，兩王懸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豈顧披心腹，隨肝膽，效愚忠，足下不能得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執事先動，美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家，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翥

爲百姓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外拱揖讓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執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不昏恩乎通曰如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爲刎頸之交及爭張慶霖謀變之事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借兵東下戰於鄆北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守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心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慶霖釋之事者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大耳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入魏王禽復說下井陘誅成安之罪以令於趙魯燕定齊南控楚人之兵數十万众遂斬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出出者也今足下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爲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數曰通復說曰願足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斷養之役者六方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關相之位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也百事之禍也故位虎之猶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心至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無疑弓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

刺通薦士曹相國辭

初齊王田榮舉兵畔楚劫齊士不與者死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爲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

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大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適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曰：「然則求已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苟受命，皆以為上賓。」

酈食其說齊王辭

食其言於漢王，以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強，負海阻河，濟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請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食其至齊，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

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桀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而不肯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率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

也。田廣以為然。西聽食其罷。墜下兵守戰備。

應高說膠西王辭

吳王濞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問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

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奔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多。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胡錯營或天子。屢奪諸侯。叛忠塞賢。朝廷疾然。諸

侯皆有皆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虫起。此乃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朝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而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

公孫攬說梁王救濟北王辭

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兵缺矣。齊王自殺不得立嗣。濟北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攬。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為大王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遂見梁王曰。

夫濟之地。東接強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摧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怪玄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天。非其正計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身。死以存易。使濟北見情實。亦不從之端。

則吳必先歷晉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
隙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歐白徒之衆。西與天子爭衡。濟北
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瓦解土崩。故敗而
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是
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
尚見疑於上。習肩低首。繫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
利也。臣恐潘巨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
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
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悅。使人馳以聞
濟北王。得不坐。侯封於淄川。

薄昭諫淮南厲王書

厲王驕恣不用漢法出入敬言蹕稱制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其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執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真定皇帝不許使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

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万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休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才守長陵而求一真定先母後父不誣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孝問大道觸情彘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弃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其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更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佞游宦事人及舍墜者論皆有法其在

玉所更主者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效漢繫大王，耶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隨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且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孫，臣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辜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群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吳王濞遺諸侯書

朝錯說上以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而禍小，不削反遲禍大，方議削矣。吳王恐，遂舉兵，發使遺諸侯書曰：

吳王劉濞劾問膠西王膠東王、淄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

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評治，以侵辱之為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侯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韓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浴十餘年，怨入骨髓，欲宣有所出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

万户列將二千戶封五千戶。裨將一千戶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戶封千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方人邑万户。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悉封賜。皆循軍法。其有故爵。臣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足。有富賜者。告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

枚乘諫吳王濞書

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恣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云。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之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興。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夫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万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兼言。天以一婁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

卷之三

三

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特絕也。馬方駭。故而驚。馬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百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繫。如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万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而欲乘紫如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欲其且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倉。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其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此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擊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鏡。索非木之鐸。漸靡使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秤

冷寒也

丈量極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薺，足可播而絕，不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龍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者，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奔義皆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吳王不納。

枚乘復說吳王滂辭

吳王即位，用龍錯計，損前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向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再復說吳王曰：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據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乖信，陵之窳明。蘇秦之約，屬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齊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護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警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按必無事矣。天子聞吳卒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天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亦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徼，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閔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魚東海絕，吳之饒道，梁王飭車騎，言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勝。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此地。

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猶恐之願大王既察焉
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

鄒陽上吳王書

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張有邪謀陽奉書諫為其事尚
隱惠指序言欲先引奏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泗
致其意其辭曰

秦倚荆楚之宮蔭衛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東路
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印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
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闔城不
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強趙
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顯於虜博三淮南之心思靖慕大
本不怠自恐救兵之不寧胡馬遠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流深於青
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過越人之檣漢亦折西
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

懷首

王

王患也臣聞交龍襄妻自登皇義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匹節修
惠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日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死國不可
奸斷國慮之心則何王之明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
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
詭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死忽察聽其志臣聞詩言烏巢百不如一
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衽服葦葦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
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
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
孝于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
朱虛蒙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漢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仲
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
左規山東右制關中交權易劫大目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折後
起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山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前行
收斂民之卷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堅則

仆

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設者也。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

鄒陽獄中上梁孝王書

景帝以弟梁孝王貴。威亦待士。於是鄒陽抄乘嚴忌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有累。迺從獄中上書曰。

臣聞忠无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刺秦。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烏。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日墨中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說。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與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

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其藉荆軻首以奉升事。其者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大王奢獎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三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死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諷有以相知也。蘇秦相魏。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馭駝。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言移於浮辭哉。故女死美惡。入宮見妬。士死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腳於宋。在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損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驅雍之河。徐行負石入海。不容於世。我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穽威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官於朝。借言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豈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眾口哉。故備聽生姦。

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舟之計囚墨翟。夫以
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
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晉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
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僻哉。公聽並觀。無明當世。故意合則
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
今大王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
為也。是以聖王覺悟。損子之之心。而不談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
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厥也。夫晉文親其饑。
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躬勤。誠加於心。不
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卒取列
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
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解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
心。懷可報之意。戒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以恩。窮率無愛
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毒。跖之容。可使刺由。何況因秦棄之權。假
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臣
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眦者。何則。
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困離奇。而為方乘器者。以左右先為
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
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
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
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眦之迹矣。是
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
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
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
以王天下。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擊拘之
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譎諛之辭。牽帷廡
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
入朝者。不以私汗義。底厲名。競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言子

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塞廊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諛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掘穴巖數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昔秦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眉山新刊前漢策要

前漢二古

中山王勝訟有司侵冤辭

武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以諸侯太遠欲稍侵削數奏
暴其過惡諸侯王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
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問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為樂歡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
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豈微公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
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怨漂山聚毒成
雷朋黨執虎牙天撓推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陳蔡山乃
丞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嗚冤莫為之先眾口鑠金積
毀銷骨叢擊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濟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
幽隱皆昭明月曜夜蠶蛭宵見然雲丞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
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護言之徒蝨生

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重何
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萬又稱
兄今群臣非有葭葦之親鴻毛之重群臣量議朋友相為使夫宗
室擯卻骨肉水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
憂傷愁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灰如疾首臣之謂
也其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請侯事加
親親之恩焉

董仲舒對江都王辭

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誨匡正王
敬重焉父之王問仲舒曰

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彘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
人亦以為粵有三仁相公使疑於管仲寡人使疑於君仲舒對曰
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臣嘗聞君問柳下惠臣欲伐齊何如柳下
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

哉徒見聞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此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伍被諫淮南王辭

淮南王安折節下士招致五霸以數百被為冠首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

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吾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垂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訂寡人乎被曰不臣將為大王畫計臣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而万全文王壹動而功顯万世列於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

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貴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老嫗負薪東甌入朝廣長榆開兩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因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易染使長安來言大將軍号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所賜金錢足以賞賜雖右名將不過也王曰夫羣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列大將軍迺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号為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

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夫以吳眾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令緩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滎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北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遠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舡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宋驕如皆以為什八九成公獨以為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跡弃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禁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誦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興方乘之駕修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

弟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号仰天叩心怨上欲爲
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
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劉項並和天下嚮應所謂蹈瑕釁因秦之
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成帝王
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
陛下臨制天下壹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
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
而大將軍材能非直卒耶揚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過
矣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万倍於秦時
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
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
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將
賜絕命之書曷爲群臣先身死于東宮也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
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微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
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胡方之郡上地廣美民徙
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桀及耐罪已上
以赦令除家產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屬胡方之郡益發甲卒
急其會日又爲左右都司空上林偽都官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及
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以微幸王曰
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後事發覽被詩吏白告與
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諳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
進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王吉諫昌邑王疏

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馳騁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
諫曰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
顛瞻周道中心惻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
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

頗廢耕桑治道產馬巨愚以為民不可數變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其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亭不伐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樽衡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筆管身勞於車馬朝則冒霧星暮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冬則為風寒之所侵薄物以與脆之玉斝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胡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銜櫛之間哉休則俛仰誠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臍寧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躰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與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官館固也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嫌介有不具者於以聞非鄙國之福也臣士古愚顛願大王察之

王吉戒昌邑王書

昭帝崩立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母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弃群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緜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立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莽權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

張敞諫東太后書

臣聞秦王好淫聲詐陽反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為

援

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然竹也所以抑心意維若欲
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軒下堂則從傳
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網纒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
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
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令后妃
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敬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

司馬遷報任安書

遷以李陵之禍既被刑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遺書置員以古賢臣之義遷報書曰

少卿之下曩者厚賜書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音氣勤勤
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龍驚亦
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
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為為之歟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
不復鼓琴何則士焉知已用女為說已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
懷補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
答會東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
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得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
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
畧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
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守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
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發利
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
比數非一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為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
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然亦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
其於官堅莫不傷氣况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之人奈何令刀
鋸之餘薦天下憂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釐轂下二十餘年
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奇自結明主次
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
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由宗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
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
矣鄉者僕亦嘗則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
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迺欲仰首自信眉論列是

非不亦輕朝廷。蓋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吝。皇上幸以先人之故而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明下。素非相善也。趣坐堂上。未嘗銜盃酒。按躬勤之敬。然僕觀其為人。自竒士。學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子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立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居出万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竒矣。今李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解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涕洟流血。飲泣張空巷。言白刃。共首爭死。詎陵未沒時。使有未報漢公卿大臣。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懷。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不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志。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賤。不足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書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耶。李陵既生降。曷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自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鬻毛髮頭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折支躄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牢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捕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軌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適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大夫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適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免焉僕雖怯矣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壘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

者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避。近自詩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万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上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零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楊惲報段會宗書

惲為光祿勳。以罪免為庶人。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段會宗與書諫戒之。為言人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聲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晝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然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勤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尔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往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志。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变故。橫被口語。身幽此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

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此矣是故身率妻子勸力耕桑墮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煎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魚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教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穡不治。糧一頃。豆落而為菽。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簪履低叩。頓足起舞。誠恐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行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文士。更有董生不亡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貧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谷永戒段會宗書

會宗竟寧中為西域都護。西域敬其威信。三歲盡更。還為雁門太守。坐法免。至陽朔中。復為都護。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永閱其老。復遠出。子書戒曰。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左。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甘陳之功。沒蓋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亦足以復舊門之躋。万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言。

王生子蓋寬饒書

寬饒為司隸校尉。剛直高節。然深刻。喜陷害人。又好言事。刺譏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寬饒失意不悅。數上

諫疏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子書曰。

明主知君執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曰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不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

劉歆讓太常博士書

歆貴幸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太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承。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溘戰國。奔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无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太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終。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哲後得博士。集而

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金匱之難未及施行又春秋左氏丘明所傳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篇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聞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書得此三書之書淳宮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毋且魯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憤也一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歸者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李省罷矣且不能究其一身信口說而有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若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校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統揚堯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明其情猶然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遠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輕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異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拒而不肯試微以不謂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十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錄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及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發出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義豈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以切諸儒皆然恨

張敞子朱邑書

邑為大司農為人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

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忠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約臆約結固不可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士各達其時之英俗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首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

谷永謝王鳳書

永既陰為大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

永斗質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卑衣之吏則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和晉文用二萬密察久恐凡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垂異異客隨首公門以報恩施知天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

谷永與平阿侯譚書

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充與永善鳳薦從弟言目代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

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勤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累親疎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愴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乃分為間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勇勳管晏之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宜深詳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臨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

揚王孫報邪疾羸葬書

王孫學黃老之術。家貲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及吾身。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又不忍。迺往。父友初侯。初侯與王孫書曰。

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息靈。進醫。醫。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火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遂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骨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其真。宜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葬。以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精神離形。乃羸若鬼。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喪以幣帛。藁以棺槨。支駢絡束。只言玉石。欲化不得。儻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豈是言之焉。用又客。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為棺。葛藟為緘。其穿下。不封泉土。不泄洟。故聖王。生為道。死為易。葬也。不加功於土。用不損財於土。謂今費財厚葬。留歸南土。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初侯曰。善。遂羸葬。

社欽說王鳳建九女制辭

成帝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

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不窮究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首淑之行則亂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佚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俸異態後俸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王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

謂操有行義之家不取女之質母心自聲色音茂能為万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大后太后以為故事無者欲復重言詩云嘉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賦昔常忌勿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曼鳴雖雖難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親親壽考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勸之也易曰正其本方物理九事論有疑不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以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閔睢之思速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

以忽不可以遂。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社鈔戒王鳳等

欽在大將軍王鳳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當世善政，多出於欽。昔見鳳專政，悉重戒之曰：

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壽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豈茲流言，而周公懼，獲侯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且莫懼伏之愛，心介然有間，欽范睢起徒旅，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說，而獲侯就封，及近世曰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今符節其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預讓侯之威放，武安之效，毋使范睢之徒得聞其說。

復說王鳳等

京兆尹王章因曰：蝕上封事，言鳳專權蔽主之過，鳳憂懼乞骸骨，上不忍致，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無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朝政十年，憂是不已，故乞骸骨歸，各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勤衆，愚知莫不感涕，雖然是無屬之臣，敢進退之分。黎蒸六土，就之節，首耳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司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于齊，猶嘆息不讓，宿夜徘徊，不忘去，况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主上昭然知之，故摯獲不遣，書稱公母，困我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後更視事。

李尋說王根等

尋好共觀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帝舅曲陽侯王根輔政，是時多災異，尋已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表院，會見象，意以為且有共本為口分說，根曰：

畫昊天聰明，蓋言紫宮極福，通正帝紀，太微四相，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黃張舒布，燭照四海，少微處士，為比為輔，故次帝廷，女官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顯。

面正朝。慶筮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談。談之言。任乞乞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族二十。未輸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強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薄。暉。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與。錯。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之。憂。竊。見。往。者。赤。黃。而。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昔。星。爭。明。熊。雄。為。楚。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誠。中。誰。言。大。水。奔。走。上。咸。朝。江。驚。駭。女。孽。入。宮。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涌。溢。芳。宮。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繼。於。極。陽。之。色。行。氣。乘。宮。起。風。積。雲。文。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盛。冬。雷。電。潛。龍。為。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垣。上。見。日。蝕。有。肯。綏。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愛。不。改。洪。水。乃。欲。盪。滌。流。彗。逆。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猶。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亡。已。也。何。况。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諸。闈。并。佞。讒。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醜。邪。陰。甚。弱。太。陽。為。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流。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印。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檢。邪。陰。之。盛。繁。行。事。考。變。易。託。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振。於。是。薦。尋。

谷永說王音辭

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換於風時。後說音曰。將軍復上將之位。食營膳之都。任周召之職。攬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死二天下之美。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葺葺。

執任三之強德以守職。臣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
全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其盛寵。太白出西
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
而光微。災惑角怒。明大道往。守尾其節。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
忘法備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彊。不實。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之
之德未純。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号。賊而
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惟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效。
改求其路。以享天意。

杜鄴說王音辭

鄴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問海之
乃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
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即說音曰。

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威而不見。殊孰能死。
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
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已之
勗。等已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祭任分。職於陝
並為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夫祐。兩荷高名。
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
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姓時。每事凡議。必與
及之。指為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謝昔文侯寤大鴈之軼。而
父子益親。陳平共一鉢之饌。而將相加驩。所按雖在楹階。俎豆之
間。其於為國折衝。豈難。豈不遠哉。竊念倉唐陸子之義。所白與內
唯深察焉。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

鄭朋說蕭望之奏記

元帝即位。望之周堪輔政。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
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許史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
門。朋奏說望之曰。
將靈莽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下莊之威。至平耳順之年。優折

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懼喜咸曰將軍
其人也今將軍薨無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
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修農圃之時玄雞種黍誤見二
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踐宣中肅之
常政與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
厲鋒鏑奉方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

杜欽解馮野王奏記

野王為王章所薦章被誅野王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歸杜
陵大將軍王鳳風御史中丞劾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使持虎
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
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子賜今有司以為子告
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
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恩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
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者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
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
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
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
信不可不慎鳳不聽音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
此始

李尋勸翟方進退位奏記

方進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災惑守心議曹李尋奏記
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爰動見端山川水泉
反理視患民人訛謠斥事感名三音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揚眉矢
貫中狼奮角弓且張金歷庫土逆度輔湛沒火守舍乃歲之期近
慎朝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
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百餘人唯
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

眉山新刊前漢策要

前漢二十七

太史公論六家指要

談論為太史公。任於建元元封之間。既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詩。乃論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天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強本。即。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莫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万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六。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犬。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至。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二。等。茅。茨。不。剪。椽。椽。不。斷。飯。土。簋。蠶。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

不別親疏不殊貴賤言斷於法則親親尊人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思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多苛察徵讒使人不得反其意專史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直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万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否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白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凶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雖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訓子遷論著評

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

予先周室之太史也力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其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志于死尔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老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無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季惠康愛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於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臣忠臣義士子為太史而不論載發天下之文子甚懼焉文其公心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治舊聞不敢

太史公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縢之書。五年而當太初二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太史公曰。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為魯自感。諸侯皆言。人夫壺遂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訂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言之。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解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惡。賢。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書。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夏。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文。記禮。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義。以。和。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橫。觀。世。之。事。直。視。今。古。之。變。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載。君。三。十。六。七。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矣。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君。子。之。於。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以。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禮。而。不。見。後。有。戰。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具。禮。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不。可。謂。之。士。也。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不。可。謂。之。士。也。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解。夫。不。通。禮。義。之。指。也。不。可。謂。之。士。也。臣。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不。父。不。子。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子。之。受。而。不。敢。解。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於。未。亂。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

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王之法，今天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謂欲以問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惠獻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焉，最思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讒而已也。漢興，自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以興，建曆用極，每於郊祭，重譯次塞，請來獻見，其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竭，聖德猶不能宣盡，其宜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取士，王明聖德，不布聞，有言而不用也。余掌其官，廢絕，聖德不載，成功臣賢，天之業，不遂，廢絕之所言罪莫大焉。余為禮，述故事，數言，其禮非所謂作也，而君以此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

東方朔進客難

朝上書陳豐戰強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旨，欲求試用其言。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方乘之主，而都御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生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唇腐齒落，腹實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其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夫乘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言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乎？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羸倉，遷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攝，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養士，勤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溥天之

道順地之職，物無不得其所，故紘之則濟，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

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
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
竭精諒說。正途輻湊者。不可勝數。采力勞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
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由是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
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
于外。鸛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解行仁義。
七十有二過。其用文武。得信。既說。封於齊。七十百歲而不絕。此士
所以日夜率。其行而不歇息也。辟其。鳴矣。傳曰。天不
爲人之惡。而輟其冬。惡之。惡險而輟其。君子不爲小
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
常。小人計其功。詩云。建義之不術。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
魚。人至察則無徒。是而前旆。所以。所以塞聰明。有
所不見。聰有所不聞。奉大德。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
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換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
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思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
廓然獨居。一觀。許由下。接與。計同。范。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
義相扶。實編少法。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
之任李斯。麗食其之下。虢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
山海內定。國家安。其時也。子又何怪之。語曰。以堯闢天。以
舜測海。以堯撞鐘。豈能達其。其文理。發其金。聲。豈是觀
之。壁。猶。龍。狗。孤。厥。之。虎。王。則。靡。何。功。之。有。今。以。下。愚
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
於大道也。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朔既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論又設非有先生之論。辭曰。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
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
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息也。今先生率然高。遠集吳地。將

以輔治。家人誠為嘉之。弊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見華曼之色。耳
不聽鐘鼓之音。盡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二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
以輔治。退不揚主譽。固不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
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練意而覽言。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
哉。談何容易。或談有恃於目。幸於耳。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
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不明主。孰能聽之。吳王
曰。何為其然也。中。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
生對曰。昔者關龍逢。逢。諫於桀。而王子比干。比干。諫於紂。此二臣者。
皆極慮盡忠。冀望主澤。澤。下。流。而萬民騷動。古。直。且。矣。劫。諫。其。邪
者。將以為君受之榮。除三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
人臣之過。其。紛。紛。然。傷。於。身。蒙。不幸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
談何容易。且。言。利。口。以。進。其。言。陰。奉。珣。珠。以。饒。之。好。以。納。
其。心。務。以。其。三。之。以。以。為。為。度。遂。性。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
國家為盡。及。賢。聖。親。親。諫。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
之謂也。故。卑。賤。其。言。而。微。其。言。無。益。於。主。上。之。治。則
志士仁人。不。為。也。將。為。也。作。於。威。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
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許。於。死。之。心。歷。於。累。世。之。法。故。養。壽。命
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隱。禔。王。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
咏。先。王。之。風。可。以。樂。而。志。不。死。是。以。伯。夷。叔。齊。辭。周。餓。于。首。陽
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聖。王。之。行。固。足。異。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
吳王懼然易容。指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
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
之閒。寬和之色。發情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以安主。躰。下。以
安。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鼎。五
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
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分。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李

仁相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
由昌也。上不変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号至
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
世。民到于今。稱之。以爲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
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誠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
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絶也。於
是正明堂之朝。魯君百之節。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
儉。滅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甲。放鄭聲。遠佞人。首庖厨。去後庭。卑宮
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无產業者。開四藏。振貧窮。存耆老。卹
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万
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虞。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
圉圍空虛。鳳皇來集。醴醴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
人。鄉風慕義。各奉其節。而來朝貢。故治古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
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百慮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
積。齊賢多士。又王以厚此之謂也。

楊雄解嘲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世難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大
玄。有以自守。治如也。或罕推以之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其
辭曰。

客有謂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
君。下榮父母。折人之圭。儻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紫
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越不諱之朝。與群臣同行。盛金
門。上玉堂。有日矣。言不能盡一言。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
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衛。論者莫不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
扶疎。獨說十餘万言。深者入骨髓。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
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權纔給事中。黃門意者。必得毋尚白乎。何
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發朱丹。吾豈不知一昧。將
赤吾之族也。往者周周。解嘲。詳歷事。逸。離為十一。合為六十四分。

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主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稽翼屬
翻然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素或鑿坏以道是故驥傷以頡亢而
取世資孟軻魚連蹇猶為方乘師今大漢在東海右渠搜前番禹
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埃微以糾墨製以質鉄散以禮樂風以
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盧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聚咸望
八區家家自以為獲聖人入自以為各歸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
於向衡五尺童子羞以晏嬰為夷吾當塗者入言雲矣路者委溝
渠且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以湖之雀勃解之鳥
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粉虛二老歸而
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吳亡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
懼范雎以折指而危穰侯秦學金紫吟而嘆唐辛故當其有事也
非蕭曹子房車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尚坐
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
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
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過或文談問而封侯或在千乘於陋
巷或擁掃而先點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書其筆室隙蹈環而
无所訕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守卿不揖客將相不悅
眉言奇者見疑矣殊者得碎是以欲談者死舌而固聲欲行者擬
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愛學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非方下
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山且吾聞之
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烈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
高明之家明嘒其室攬學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
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疾惟寂惟寞守忠
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適以鷓鴣而
咲鳳皇勃蟻而翻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曰吾亦疾
子之病其不遠矣則有鵲悲夫客曰然則歷玄死所成名乎范蔡
以下何心玄哉揚子曰范雅魏之士命也折背拉體免於徵索翁
有蹈背扶服入素激印可乘之主界怨陽抵襄侯而代之富也蔡

澤山東之匹天也。鎮顛折頤，涕漉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喉，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襄勳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達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赦，秦法酷烈，漢權制而蕭何造律，且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諱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敖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礪，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劍美於金馬，票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此言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揚雄解難

客有難玄大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子曰：解難，其辭曰：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閱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埴鏗鏘，薄群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曾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閑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若天麗且弥，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王迺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執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虛天，必登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外。則不能擗騖，葛騰九閱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巖壑，則不能滄滄雲而散散，承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懸絡天也。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万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温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經。庶蓋昏靡為宰，寂莫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吐大道。

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根於世
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徵追趨
逐著則坐者不期而附試爲之施咸池掄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
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百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獲人亡則
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竦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
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